



小花阅读

但听花闻

小花阅读

祝桑榆
著

DAN
TING
HUA
WEN

交响乐指挥家 vs
绝对音感小提琴少女

五年暗恋，偶像男神突然驾到
时撩时宠时告白
招招让她退无可退

我听过世间万千旋律
直到遇见你
才爱上春暖花开的声音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咪咕阅读

但听花闻

领舞之魂系列 01

祝桑榆 /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但听花闻 / 祝桑榆著. --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
2017.6
ISBN 978-7-221-14117-0

I. ①但… II. ①祝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78619号

但听花闻

祝桑榆 著

出版人 苏 桦

出版统筹 陈继光

选题策划 欧雅婷

责任编辑 唐 博

特约编辑 雁 痕

封面设计 刘 艳

内页设计 米 籽

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(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
邮编: 550081)

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(长沙黄花工业园三号 邮编410137)
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
字 数 176千字

印 张 8

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

印 次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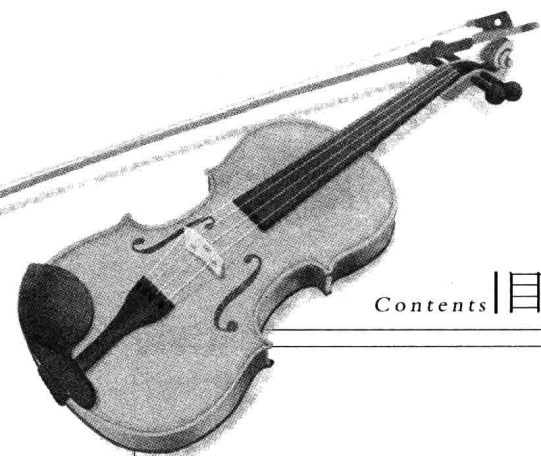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 ISBN 978-7-221-14117-0

定 价 29.80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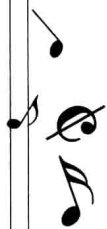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。举报电话: 策划部0851-86828640

本书如有印装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731-82755298



Contents | 目 录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001/ 第一乐章 | 德尔德拉《纪念曲》 |
| 031/ 第二乐章 | 旦尼库《云雀》 |
| 052/ 第三乐章 | 门德尔松《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》 |
| 090/ 第四乐章 | 圣桑《引子与幻想回旋曲》 |
| 123/ 第五乐章 | 克莱斯勒小提琴协奏曲《爱之喜悦》 |
| 151/ 第六乐章 | 马斯涅《沉思》 |
| 183/ 第七乐章 | 塔尔蒂尼《魔鬼的颤音》 |
| 209/ 第八乐章 | 维尔海姆《圣母颂》 |
| 226/ 第九乐章 | C&L《重叠的乐章》 |
| 237/ 番外一 | 好想遇见十几岁的你 |
| 244/ 番外二 | 风吹柳絮，茫茫难聚 |
| 248/ | 祝桑榆写给好朋友木当当的文档 |





第一乐章

德尔德拉《纪念曲》

01.

手机在桌子上响起来。

池遇从被子里探出一只手，在触手能及的地方来来回回摸了个遍，也没能把那首《糖果仙子之舞》给摁掉。

她索性掀开被子坐起来，花了三秒钟适应从梦里到现实的落差，然后狠狠地瞪着桌子上边唱边跳的手机。

果然，三十秒后，音乐无缝衔接地又响起来。

池遇赤着脚跳过去，屏幕上的“池常箏”三个字让她瞬间清醒了。她倒吸一口气，下意识看了眼时间，下午四点。

从昨天晚上十点睡到现在，很好，又破纪录了。

作为一个临近毕业却对未来毫无打算与规划的寄生虫来说，居然还有脸在寝室睡成这样，要是被池常箏知道的话……

应该会被赶出家门吧。池遇想，虽然现在的自己跟无家可归没什么区别。

她清了清嗓子，极力做到尽量使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像刚睡醒的样子。她接起电话，郑重其事地喊了声：“妈。”

“醒了？”

池遇喉咙哽了一下，气势下去一大半，闷声闷气地“嗯”了一声。

池常箏有时候还是蛮了解她的。而池遇明明已经做好被说教一番的准备了，却并没有听到预期里的冷言冷语。

电话那边的她听起来似乎心情还不错的样子，说：“下周一晚上回来吃饭。”

算不上祈使句，是命令语气。

池遇有些意外，怎么想都觉得是场鸿门宴，支支吾吾地想拒绝：“嗯……太赶了吧，下周一课挺多的，上完课就不早了，而且晚上还有一个……”

“闭嘴。”池常箏懒得听，“小川刚好回来，我喊他过来吃饭，你要是嫌太远就让他从机场绕个路去接你。”

小川……迟川。怪不得三个月没有让她回过家的池常箏会忽然打这么一通电话——原来她的大侄儿要来。

池遇似乎想象得到迟川假装无意地和池常箏提起：“要不让池小鱼回来一起吃饭吧。”

毕竟这个世界上除了她那伟大的表哥外，没人能让池常箏亲自设宴。

祸害！

“算了！”池遇一口拒绝，却没敢说心里的真实想法，只能瓮声瓮气地回道，“表哥他这几天应该挺累的，我还是自己回去吧。”

没办法，她现在一无所有，只能向宿主势力低头。

至于迟川，如果她回去被骂了或者被送到屠宰场了，那么这个锅一定得甩给他。

哪里没饭吃，偏偏要去她们家？

池遇拖拖拉拉地收拾好自己，准备出去的时候，室友叫住她：“你毕业音乐会的曲子选好了吗？”

池遇算了算，还有三个多月就要毕业，而自己本专业的音乐会曲子，论文什么的进度条还是零，更别说另一个学位的论文和答辩了。

就好像点开了毕业这个人生链接，可是页面却怎么也加载不出来。真丧气啊！她摇头：“没有。”

室友舒了口气：“那就好，我也没有。”

“哈？”池遇没来得及说话，就看见室友转头继续紧盯着电脑屏幕，眨眼之间喜笑颜开。

池遇有些蒙，偏头看了眼她的电脑，屏幕上正在重播昨天晚上的电影节颁奖典礼，西装革履的娱乐圈新晋影帝站在聚光灯下，举手投足间优雅得体，一言一笑似乎都能撩得迷妹们一片春心泛滥。

“天啊，我们家宝宝这么年轻就当影帝，好厉害！他好好看！”室友一边搓手一边嘀咕着，完全忽略了一旁正在酝酿着要不要接着说话的池遇。

宝宝……

那个人怎么看都不是宝宝好吧……

果然，“爱豆”都是自带圣光的，能洗涤一切烦恼和压力，哪怕明天就要塌下来，只要现在这一秒能跟自己的“爱豆”共存，也是堪比拯救世界的力量。

所以这一秒，她的室友一定忘了过两个星期就要交论文初稿。

明明是祸害。

池遇张了张嘴，到嘴边的话还是转了弯：“那我走了啊。”

室友没听见，池遇关上门。

反正她也没写论文，两个人顶风作案比一个人来得更有安全感，且更有底气。

出了女生寝室就是一片小树林，方方正正很小的一片。听说是叫祈愿林，里面有一棵一百年的老树，什么品种池遇没听说过，不过据说很灵。

她沿着林子旁的路走出去，初夏的绿意苍翠欲滴。

不知道是不是有小狗钻进了林子里，窸窣之间只听见一片飞鸟振翅的声音，然后密密麻麻地飞出来一片。

池遇正在想着自己的论文题目是不是有些过火，这下被吓了一跳。

回过神的时候，才听见林子里传来一阵小提琴的声音，悠扬欢快，却曲不成调，依稀可以分辨出来是柴可夫斯基的《糖果仙子之舞》——她的手机铃声。

池遇停下来，这曲子比她拉得还要乱吧。她往林子里走了几步，透过密密麻麻的树看进去，是一个女孩子，穿着明黄色的百褶裙、果

绿色的水手服，脸上花花绿绿的全是妆，五颜六色混在一起像是一堆糖果。

池遇又往里面看了看，才看见旁边还站着一个男生，他双手环胸斜靠在树干上，低着头看不清脸，只有一头金色的短发特别打眼。

昏黄的阳光透过熙熙攘攘的树叶摇摇晃晃地洒下来，照得他通透明亮。

池遇看了一会儿，皱眉。虽然她见过的艺术生不乏特立独行的，可在古典音乐这块还没有见谁这么嚣张跋扈的。

应该不是他们学校的。

“够了。”音乐停下来，池遇听见他的声音，属于很好听的那一种，低低沉沉的，像是大提琴。他直起身子，却是背对着她的，她依旧没能看见他的脸。

“你确定要跟我分手？”女孩子眼神倔强。

男生懒得说话，女孩子不依不饶：“为什么？”

好一会儿，池遇才听见他的声音，毫无起伏：“你小提琴拉得像是在拉肚子。”

池遇想笑，怕自己笑出声来，连忙后退了几步回到大路上。

拉肚子？池遇想了一会儿，忽然有些同情那个糖果女孩了。

至少她还没被人说过像拉肚子，只说像垃圾。

这话是迟川说的。

池遇从五岁那年开始拉小提琴。

那时候迟川九岁，去音乐培训班练钢琴，她就跟在他的屁股后面

偷偷跑过去了。迟川不理她，她就坐在他的钢琴旁边睡觉。

也不知道培训班的老师是怎么看出她骨骼清奇的，带着她摸了两下。那时候，老师在还不知道她名字的情况下，就对来接他们的池常箏极尽赞美之词。

池遇现在还能记得那老师的原话，说：“你这孩子太有音乐天赋了，绝对是可塑之才。你看她秀气的手指，对乐器的敏感度非常高，最主要的是，这年头碰见一个有绝对音感的孩子还真不容易。”

池遇看了看自己短萝卜一样的手指，也不知道一向睿智精干的池常箏当时怎么会听信那老师的一面之词，将她送去学乐器。

只言片语而已，池遇都不信，池常箏却信了。

于是，这事成了池常箏这辈子被骗得第二惨的事，老师说池遇是天才。可事实上，池遇现在连从这个学校毕业都难，什么绝对音感都是屁话。

二十一岁的池遇并没有什么绝对音感，有的只是绝对痴恋。

虽然十六年前，池常箏的一个决定给了她有关音乐的一个选择，但最终决定踏入古典音乐这条路的，却是她自己。

明明不擅长，笨得要死，可是为什么还是选择了这条路呢？

池遇想了很久，大概因为这条路上有她擅长的另外一件事吧。

比如说喜欢一个人。

对于池遇来说，这场永无止境的追逐就仿佛在山涧走钢索一般，一路云里雾里没有任何可以支撑的地方。尽管摇摇欲坠，尽管看不见尽头，可是只要确定他也在这条路上，就够了。

02.

池遇到家的时候，迟川已经来了。

他穿着黑色的裤子、白色的短袖T恤坐在沙发上，似乎瘦了点，但脸上轮廓更显俊朗，一副颠倒众生的模样。他朝她招手：“你是从水里游回来的吗，这么慢。”

“要你管！”池遇白了他一眼，对上正从厨房出来的池常箏的眼睛，语气立马软了下来，“妈。”

“洗手过来吃饭。”池常箏却看都不看她，目光落在迟川身上，声音软了几分，“小川也过来。”

“好的，小姑。”迟川站起来，得意地朝她挑眉。

池遇气极，究竟谁才是亲生的？

可这个问题在饭桌上更加凸显出来。

池遇不爱吃鱼，迟川喜欢，于是桌子上一个鱼汤一个红烧鱼。

池遇不吃葱，池常箏就在每道菜上撒了葱花。

池遇无聊地扒着白饭，听着池常箏和迟川你一言我一语好不温馨。她尽量减少自己的存在感。

可是……

池常箏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忽然把话题转了过来，朝着池遇问：“工作找得怎么样了？”

池遇咽下一口饭：“妈，你不是教我吃饭时不要说话吗？”

周围气压顿时低下来，池遇立马戾了，小声嘀咕：“我不是，还

没毕业嘛……”

池常箏顿时来劲了，放下筷子使劲教训她：“当时让你选钢琴你不选，非得学小提琴，哪怕去学校教个书也是钢琴招得多！双学位也是，让你选外语，你给我选意大利语，你说，世界上有几个人在讲意大利语。”池常箏似乎气得不轻。

池遇垂着头半天说不出来话，心里却在默念，要是迟川再过十秒钟不出声，她一定告诉全世界，他睡过多少个女人。

十，九……五，四，三……

“小姑。”迟川似乎终于看够戏了，饶有兴味地笑着将目光从池遇上收回来，“池遇就交给我来教训吧，你晚上不是还跟朋友约了去美容院吗？现在应该差不多了。”

“我真是要被她气死了！”

迟川依旧保持着他一贯的抿唇浅笑，连着一双桃花眼也微微上挑，怎么看都是纯良无害的少年样子，可是桌子下的脚却毫不客气地踢了池遇一脚。

他就是这样，白脸黑心，阴险。

池遇默默记下这笔账，抬头看着他，眼睛里湿盈盈的一片。

迟川一看，估计自己再玩下去池小鱼真得哭出来了。于是，他便忍下来，对池常箏说道：“小姑，我带池小鱼出去好好说说，省得在家你看了烦。”说完，他走到池遇旁边将她从凳子上提起来。

池常箏皱着眉不知道又要说些什么。

迟川已经拉着池遇跑了，还没忘顺手拿起沙发上的外套。

电梯直接到达负一楼的停车库。

池遇踱着步子从电梯出来，眼里的泪光瞬间掩去：“迟川你是不是故意的！”她似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声音，“你明知道她见我就得怼我，你还特地过来……”

迟川本来朝着停车位走去，听见她的声音又回过头。他眯起眸子，略带危险，直接打断了她后面一长串话，问道：“你叫我什么？”

祸害！池遇在心底咬牙切齿，嘴上却不说话。

迟川笑了，格外妖孽：“下次得叫哥哥，我好歹就你这么一个妹妹。”

可是哪里有这样喜欢以卖妹坑妹为人生己任的哥哥？池遇盯着他的背影，似乎要凿出一个洞来才罢休。

迟川打开车门，回头对上她的目光：“看什么看，过来啊。”

“去哪儿？”

“你要是哪儿都不想去，那我们就回去接着吃饭。”

不要！池遇在心底呐喊，老老实实在地走过来。

迟川无奈地叹气，伸手在她头上重重地揉了一把，顺势塞进车里：

“池小鱼，你少在我面前横，现在就把你卖了。”

池遇懒得搭理他，乖乖地系好安全带。

迟川坐进来，戴上墨镜衬得脸部轮廓更加细腻精致。

还是不是个男人？

池遇心里不屑。不过，她知道他从小就这样，在她正臭美的年纪，偏偏身边有这么一个哥哥，长得比自己还要漂亮，于是所有爱美的心思全泄了气。

不过好歹是自己唯一的哥哥，虽然是一个喜欢压榨自己的大骗子，可每次要挨打的时候，都是迟川将她从池常箴的魔掌下拉出来的。

小时候他拉着她一路跑，长大了他拉着她上车跑，只不过现在堵车了。

池遇趴在车窗上，看着外面霓虹灯光闪烁不停，商厦外墙巨大的广告牌上，西装革履的男人一头银白色的头发，软软地堆在一起，像是一层白茫茫的积雪。

纯黑的背景里，他微仰着头，淡淡的一束光照亮他坚毅的下颌线和喉结性感的弧度，眼角微微上挑，目光斜斜地看过来，慵懒而勾人。

池遇哑舌，居然有人能把正派的服装穿出这种魅惑的效果。

她忽然想起今天下午在学校看见的那个金色头发的男生，然后又回头去看自家表哥，原来好看的人真的都是一个样，祸害人的模样。

迟川注意到她的目光：“看什么？”

“你头发什么时候染回来的？”池遇问。

迟川想了一下，才明白她问的是什么。

这时绿灯亮起来，迟川发动车子道：“怎么，白色好看吗？”

池遇最后又看了眼广告牌，这一次瞥见了旁边的一行小字，上面几个字她没看清，不过下面四个字却准确无误。

影帝——迟川。

03.

迟川是十七岁在乐器店给池遇买小提琴的时候火起来的，池遇在

小提琴区试音，迟川就坐在橱窗边钢琴伴奏。

明媚的冬日暖阳，漂亮的钢琴少年。

路过的杂志社编辑拍了照，于是，某本杂志封面上的钢琴少年瞬间成为热点。

不过，池遇一直以为迟川的走红只是一时风头而已，况且他自己也一直是懒洋洋的样子，谁都没觉得他把这回事放在心上。

谁知道他二十岁的时候，接拍了一部电影，叫《THE FIRE》，饰演一个谋杀自己继父的十七岁少年，从此一炮而红。

昨天还凭借另外一部电影去大洋彼岸拿了个影帝回来。从一开始的翩翩少年，钢琴王子，到如今实至名归，谦逊有礼的影帝，许多人称他为天才。

可在池遇看来，不管别人眼里的迟川多么闪闪发光，到她这里永远都只是那个一肚子坏水的大骗子而已。

车子驶进地下车库，转了半天找了个莫名其妙的位置停下来。

池遇看了看周围，是车库最里面的一个角落，前面和左边都是墙壁，右边还有一堆乱七八糟的器材。没什么光，看不清东西，而进来的地方，总觉得稍不注意就会有车堵住出路。

“大家都以为你还在国外，不用这么隐蔽吧。”池遇解开安全带，跟在迟川后面下了车。一不小心踩到地上一堆乱七八糟的杂物上，差点崴了脚。

迟川眼睛向后瞥了她一眼，一把将她提到前面：“眼睛长在头顶了？”

池遇无言，就这么一路被他提进电梯，然后上了二十三楼。

二十三楼似乎是一家西餐厅，人很少，消费很高。

池遇狐疑地看着迟川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“请你吃饭。”

“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”池遇扒着电梯不肯出来。

迟川走到前面的步子又退回来，微弓着腰看着她：“来，告诉哥哥，这个星期吃了几顿饭？”

池遇想了想，她忙着毕业，忙着找工作，好像还真的没吃什么饭。刚刚的一顿，还被眼前的祸害给搅没了。

“我的宝贝妹妹都瘦成这样了……”迟川格外心疼地“捏”着她的手腕，在她尖叫出声的时候将她拉过来，径直往包厢走去。

过分奢华的单间里，夸张造作的水晶灯在头顶愣是亮出了钻石的光，池遇伸手挡住眼睛，完全摸不清迟川的用意。

而迟川进来也不看她，脱了外衣，摘了墨镜，自顾自地对着镜子整理着被风吹得有些乱的头发。

池遇百无聊赖地走到窗边坐下来，抬头往外看，刚刚在车上看到的那个广告牌正好就在自己的眼前，不偏不倚。她有些怀疑迟川是不是故意的。

“好看吗？”迟川状似无意地问。

池遇咬牙切齿地揉着手腕：“好看，全世界你最好看。”

“是吗？”迟川停下手上的动作，饶有兴味地问，“那他好看还

是我好看？”

他？哪个他？

池遇一顿，随即觉得自己的反应有些过激了，她想了想，还是觉得在迟川面前不说话最保险。

可迟川却并不打算放过她，池遇心里哪怕是一闪即过的小心思他都能抓得准确无误，更何况她现在的表情实在是……欲盖弥彰。

迟川眯着眼睛走过来，问：“你紧张什么？”

“？”

“你以为我说谁？”迟川慢慢悠悠，故意等到她脸憋红了才气定神闲地说，“我问的是照片上的哥哥好看，还是你面前的哥哥好看？”

池遇咬牙：“就是你啊，你可是影帝，你最好看。”

迟川按住她的脑袋狠狠地揉：“油嘴滑舌的技巧倒是学得一点也不差。”

“谁让我的室友是你的头号大饭。”池遇揉着头小声嘀咕。就是那室友，每天教科书一般的迷妹姿态，对着视频尖叫搓手，夸天夸地，动不动就是迟老师迟老师，颜吹声控，好像迟川就是按照她心里的模子来长的。

就算池遇没少在她的面前编排迟川的坏话，室友也能义正词严，深情款款地反驳：“喜欢一个人，哪怕他有病，你都觉得他可爱，但要是喜欢了，他做什么感觉都有病。”

池遇不明白，因为她喜欢的人才不会跟迟川一个德行。

迟川在她对面坐下来，跷着腿给自己倒了杯水：“算了，跟我说